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班固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

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

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

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曰其長子都塗

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耆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音奢莫構反留居單于

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

師古曰揮音纏與音郁鞬音居言反各二萬騎屯東方曰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

王來與唯犁當戶師古曰揭音丘例反唯音弋癸反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

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

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

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
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
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
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呂備呼韓
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
于即引西南留闕敦地師古曰闕音錫敦音頓又音對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
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
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噶姑地師古曰噶音乃穀反逢呼韓邪
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
子右谷蠡王姑督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
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師古曰呼遼累者其官號也遼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
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

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
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
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閭振單于在
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
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閭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
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
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
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
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為下呂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
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
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帥也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
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亦辱之更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

如是而安何呂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

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呂來匈奴

日削不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復音扶目反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呂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

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人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到支

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人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

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即也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且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

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單于正

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呂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

名賜已冠帶衣裳黃金璽韞綬師古曰韞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孟康曰標

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鐔音淫衛字本作彘其音同耳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韞昭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祭戟十師古曰祭戟有衣之戟也祭音啓安車一乘鞶勒一

箭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放也

具師古曰勒馬轡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稱為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

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白導長平涇水上坂也解在宜紀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

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

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來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

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

城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

千又發邊郡士馬已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詔忠

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

給贍其食是歲到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

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

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呂有屯兵故不復發

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呂有屯兵故不復發

騎為送始郅支單于已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
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
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
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
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
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呂稱漢
也稱漢朝之意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
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因北
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丘例反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今音零并三國
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
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困乏漢
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呂給焉郅支單于自呂道遠又怨漢

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
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呼韓邪單于使
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
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
師古曰疑者疑漢欲討伐也昌猛見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呂自衛不
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恐北
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更共為言要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呂來漢與匈奴合
為一家世世母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
盜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
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
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刑白馬單于呂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飲也
也撓和也契金者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呂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

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曰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

不能為危害昌猛擅曰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曰

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羞辱也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

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蓋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為輕薄有

詔昌猛曰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

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

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曰為匈奴大國烏孫

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曰

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呂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

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悅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

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

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纒同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

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即就也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

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曰郅支在西方恐

其與烏孫俱來擊臣曰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

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

于自言願婿漢氏曰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婿元帝曰後宮良家子王牆

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曰西至敦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

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曰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

司議議者皆曰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曰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

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

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

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師古曰遂謂深開小道而築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遂謂深開小道而築築

外城設屯戍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
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
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
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
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日罷外
城省亭隧今裁足日候望通煖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
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
其眾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日制諸侯所日絕
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
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
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
今此棄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棄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鼓反往者從軍

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
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
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
日來百有餘年非皆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
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
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解在平紀繇讀日倭十年之
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
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日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日保塞守
御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
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
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日單于
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日嚮

所曰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
梁障塞非獨曰備塞外也亦曰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
法度曰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
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
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曰安
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伐謂矜其功也呼韓邪疑之左伊
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曰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
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
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德豈可忘我
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
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曰安寧單于神靈天
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

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

君號寧胡闕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曰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

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

二人長女顓渠闕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次曰囊知牙斯

少女為大闕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

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闕氏子十

餘人顓渠闕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

渠闕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

未久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艾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

我與大闕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闕

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謂棄置也

單于卒從顓渠闕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

陶莫臯立為復株索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後株索若鞮單于立遣

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

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索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

長女云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類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小女為當于居次文類曰當

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

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既罷遣使者送至薊反師古曰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演言欲降即

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且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

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且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

故設金爵之賞且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

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

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

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

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且言凶受之虧德沮善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令單于自

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師古曰間音居竟反受之適合其策

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莫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

首師古曰竟讀曰境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且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

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諉詐辭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

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

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索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

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胸留斯

侯入侍師古曰胸音許于反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

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會故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

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

揮音 巨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

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呂第二闕氏子樂為

左賢王呂第五闕氏子與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二闕氏即上所謂大闕氏也第五闕氏亦呼韓

邪單于之闕氏 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

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

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鵬也黃頭赤

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早反 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

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爾 為有不得傷命損

威師古曰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 根即但已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

之藩至匈奴已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

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

直斷闕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已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 其報必大

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 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

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

邪單于從長城已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反駱音塗次

下亦 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草木鳥獸為用者 藩容歸漢後復

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

也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

諸小主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反 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

使上書曰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

死更大赦師古曰更經也音功衡反 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

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揮音纏稽音雞 至哀帝建平

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師古曰援音爰寔音竹二反 翁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

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師古曰冷音零 將五千騎擊烏

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師古曰毆與驅同單援寔恐遣子趨遠為

質匈奴師古曰師古曰單于受呂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

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單援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

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

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

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呂問公卿亦呂為虛費府帑師古曰府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鬪而後獲勝則不足貴

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

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

秦呂來明之呂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

西河迺築長城呂界之會漢初興呂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

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

策也音獲卒其所呂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

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呂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

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

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呂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

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陁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陁古地字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

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

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呂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為封而

又禪祭也 虜名王貴人曰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

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

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 曰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整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是與逸同

曰忍百萬之師曰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

也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也廬山匈奴中山也喙音許穢反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

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口烏

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 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徒

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

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

曰伏音蒲北反 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

不欲者不彊師古曰強音其兩反 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師古曰鷙恨也音竹二反 形容魁健師古曰魁大也

負力怙氣師古曰負恃也 難化曰善易隸曰惡師古曰隸謂附屬之也惡謂威也 其疆難誦其和

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

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

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 籍蕩

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藉猶蹈也姐音紫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自刈刈絕也 近不過旬

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 固已犁其庭掃其閭師古曰犁耕也 郡

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師古曰苗古災字也 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

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 未易可輕也今單于

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

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 奈何距曰來厭之辭疎曰無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 歸怨於漢因曰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

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

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豈

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

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圖謀也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

費歲已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

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埋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廼已制匈奴也夫百年勞

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

亂未戰已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

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四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

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已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

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已明天子盛德上皆許

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已大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音一涉反舍之上林苑

蒲陶宮師古曰舍止宿告之已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賜衣

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

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

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音胡內反

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

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已威德至盛異於

前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此事取悅於太后廼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

侍師古曰云者其女名太后所已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句音拘去

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

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

可與九十四下

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
歙使匈奴師古曰歙音翁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今遣

之師古曰今即遣還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已南天

子有之長城已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已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

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

輒送至塞已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

攻國幾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

有已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

因請其罪使者已聞有詔不聽師古曰不聽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已示之

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為此制也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

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

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單于

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

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已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宜上書慕化為一名

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

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

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

皮布稅匈奴已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匈奴人民婦女

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之當予匈奴稅匈奴

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

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

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

小且千人去師古曰毆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

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

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

業六人師古曰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論曉言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

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

率既至授單于印師古曰絃者印之組也音弗詔令上故印絃單于再拜受詔譯

前欲解取故印絃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

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

壽五威將曰故印絃當曰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

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絃奉上將率受

著新絃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

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曰響幾音鉅依反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

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

破故印已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讀曰豫饒燕士果悍師古曰果決也

悍勇也音胡幹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

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

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

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

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

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

多言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也音居力反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

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

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曰聞詔

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曰求稅烏桓

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費由是生重曰印文改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怨恨迺

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召護送烏桓爲名

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衆實來爲寇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呂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

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

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一國之人皆亡降也單于受之狐蘭支與

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一國名也長其長帥也傷都護司馬復還入

匈奴時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

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

巳校尉刁護師古曰刁音貂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

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

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零吾

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

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

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

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已次拜之

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

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

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

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

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已得立遣左

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

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

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

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

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

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

令師古曰逐之遣入丁今地令音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

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

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

周宣王時檢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

侵譬猶蝨蝨之螫毆之而已師古曰蝨古數字也蝨音官螫音式亦反毆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為

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齊衣裝雖有克獲之

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

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

國內竭已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

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

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

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鈞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精十八斛非牛力不

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已往事

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

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舖餼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舖大口者也餼音富

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累音音

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

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

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已創艾胡虜師古曰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尤

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
已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已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
死莽已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震狄將軍王巡
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
去甚眾師古曰毆與驅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為寇兩
將已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已
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
構難師古曰撓攪也音人高反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
師古曰罷讀曰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
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
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
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

咸立已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已
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為右賢王師古曰渾音胡昆反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
數死已為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
為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曰為護于欲傳已國咸怨烏珠
留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云當遂勸
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
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欵者王昭君兄子也師古曰欵音翁中部
都尉已聞莽遣欵欵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
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
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已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
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欵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
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辭也

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

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入為寇

而虜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

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

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

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曰常

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也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

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

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

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曰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

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黯

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而尸道臯

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為

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興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

奢與云女弟當尸居次子醯師古曰醯音讀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

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曰兵迫脅將至長安云

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

兵曰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

敗會當病死莽曰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攻公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

妻之故進爵為公師古曰遂音錄任音壬所曰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此計意不止會漢

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

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曰下印綬因送云當餘

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

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曰尊漢今

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曰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

柱也音丈與反又丑庚反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臯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

宮之詩美僖公與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

德及遠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

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

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

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

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已

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

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音胡亞反有威服而臣畜之矣

訕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

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

冀曰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

于反已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呂漢女增厚其賂歲曰千

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呂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

躬戎服親御鞬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

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

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曰為義動君子利

動貪人如何匈奴者非可曰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曰厚利結之

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曰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天曰堅其約

質其愛子曰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奈欺上

天何奈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為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且當三軍之費城郭

之固無已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遣貞士為和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

兄緩帶稚子咽哺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

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

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

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

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且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桀驁

尚如斯師古曰驚與傲同安肯已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

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襲重也

重疊為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

之械恃吾所已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已奉

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讀曰冀至孝宣

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

阨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權時施宜覆且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

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

警勅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勅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

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

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

常時至時去宜待且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遁字

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且為不可可

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

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

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

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必已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

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

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

夷狄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外也曷為外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夷狄之人貪而好

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

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曰辟讀曰僻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曰山谷

雍曰沙幕師古曰雍讀曰壅天地所曰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

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

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曰外而不內疎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創又

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曰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

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匈奴傳第六十四下漢書九十四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班固漢書九十五

田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夷君長曰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牁郡其西靡莫之屬曰十數滇最

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曰北君長曰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

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椎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

師曰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嶲昆明師古曰嶲即今之嶲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

里自嶲曰東北君長曰十數徙柞都最大師古曰徙及柞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柞都後為沈黎郡徙

音斯作音自柞曰東北君長曰十數冉駹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駹音危其

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常處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在蜀之西自駹曰東北君長

曰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

時使將軍莊躋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躋音居略反略巴黔中曰西師古曰黔中即

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莊躋者楚莊王苗裔也躋至滇池方三百里

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云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旁之地也呂兵威定屬楚欲歸

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廼呂其眾王滇變服從其

俗呂長之師古曰為其長帥也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諸此國頗

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

工鈞反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柞馬熨僮旄牛呂此巴蜀殷富建元

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呂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

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禺南粵何反風讀曰諷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

醬美蜀人以爲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椹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言渠則有之食讀曰飢蒙問所從來曰道西

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普安反禺音隅蒙歸至長

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

廣百餘步足呂行船南粵呂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

臣使也蒙廼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

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呂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呂漢

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呂郎中將

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柞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

師古曰多同其後名也厚賜諭呂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

邑皆貪漢繒帛呂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廼且聽蒙約還報廼呂

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

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呂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

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師古曰饒古餉字數

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飢也離遭也餒音能賄反西南夷又

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

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

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

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

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

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

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

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廼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

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開隙而出也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廼留為求道

我大師古曰當羌漢王名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明所閉塞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

盛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曰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

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令其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

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

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

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

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

夜郎遂入朝上曰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祚

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曰邛都為粵嶺郡祚都為沈黎郡冉駹

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曰粵破及誅南夷兵

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

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為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勞莫數侵犯使者

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曰兵臨滇滇王始

首善曰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滇舉國降請置吏

入朝於是曰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之長帥西南夷君

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

長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

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

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伴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犇命萬餘人

師古曰犇古奔字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

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音壁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

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

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

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鈞音鉅干斬首捕虜

有功其立亡波為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後間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間歲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頰侯韓增與大

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

侯俞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喻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

等議者曰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與

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

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

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太守察動

靜有變迺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王侯得收獵

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

尉師古曰言起狂勃尉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

吳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

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

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調音徒鈞反選任職太守往呂

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呂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

不呂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

呂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亦宜因其萌芽早

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

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

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

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

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

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呂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

曰釋解也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

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

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院為壘立使奇兵絕其

饗道縱反間呂誘其眾師古曰間音居竟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

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

音許宜反又音摩解在高紀及灌夫傳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

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

賊復呂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也徙為

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

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呂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

名也邯音酣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

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

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呂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

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

曰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

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

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嶺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

邛穀王

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

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

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

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

秦并天下略定揚粵

師古曰本揚州

之分故云揚粵

置桂林南海象郡已適徙民與粵雜處

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

十

三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

師古曰囂音敖

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

師古曰龍川南海之

縣也即今之循州

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

此師古曰辟讀曰僻

吾欲興兵絕新道

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

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

禺負山險阻

師古曰負借也

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

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

海尉事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湟音皇曰盜兵

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已法誅秦所置吏已其黨為守假師古

曰今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

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

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

師古曰釋置也

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

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

師古曰輯與集同也

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

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

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

師古曰隔與隔同

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

曰倚音於綺反

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

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

師古曰周竈也慮音慮

會暑

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

師古曰踰與踰同下皆類此

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

已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

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

東西萬餘

里廼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侔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

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

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

廼為佗親家

在真定置守邑

師古曰親謂父母也

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

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

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

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

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

嘗致書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

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呂故諄暴乎治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諸呂為變故亂法

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

之已畢朕呂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

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

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朕呂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

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

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

軍亦當相拒方有戰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呂問吏吏曰高

皇帝所呂介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

呂為大得王之財不足呂為富服領呂南王自治之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

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呂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五分終今呂來通使如故

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

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駱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

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

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呂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

皇帝幸賜臣佗璽呂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孝惠

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呂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

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

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子牡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

齒已長謂老也師古曰辟讀曰僻自巳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

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

已誅論師古曰風聲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已自高異師古曰振起也

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

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已伐

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

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

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已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

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

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已不得事漢

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日反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

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

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

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已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

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

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

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

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為興師遣兩將

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已降於是罷兵天子

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已報

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

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呂驚動南粵

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呂怵好語人見師古曰怵誘也

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聿反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嗣立即

臧其先武帝文帝壘李奇曰去其僭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嫪氏女師古曰嫪音居

反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嫪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

諭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入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呂用漢法比內

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

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

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

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

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

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

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

者皆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

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

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

王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

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

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

師古曰介持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官外酒行太

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呂激怒使者使

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

后怒欲縱嘉呂矛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窻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

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廼陰謀作亂王素亡

意誅嘉嘉知之呂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

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呂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

呂興兵欲使莊參呂二千人往參曰呂好往數人足呂武往二千

人亡足呂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

日潁川邾縣人也邾音爽奮曰呂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

必斬嘉呂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

粵境呂嘉廼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

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呂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

呂為僮取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廼與其弟

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

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

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粵呂兵擊

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

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

曰言最為首也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

子廣德為龔侯晉灼曰龔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

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

令粵人及江淮呂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

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

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出

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

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
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呂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
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廼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
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
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也伏波
廼為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
相招諭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也反毆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毆與驅同遲旦城
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丈二反解在高紀呂嘉建德呂夜與其屬數百人入海伏
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
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曰稽音雞蒼梧王
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又粵揭陽令史定降漢
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揭南海縣粵將畢取呂軍降為瞭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臣表瞭屬南陽音來彫反

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
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呂其地
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
益封樓船將軍呂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
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
并天下廢為君長呂其地為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
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河反從諸侯滅秦當
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呂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
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
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治音弋者反孝惠二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
民便附廼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

通用 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粵今從之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

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呂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

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

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

常不足呂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

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

舉國徒中國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

子約不敢擅發兵而呂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

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

族謀曰王呂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眾強即幸勝之後

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眾盛強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滅國乃止今殺王呂謝天子天子罷兵

固國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師古曰縱音勑江反使

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

大焉迺呂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

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豫

乃使郎中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呂殺郢威行國中

民多屬竊自立為主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

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

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呂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呂

海風波為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

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呂士卒勞倦不許罷兵

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詔命也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

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惡將來討之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

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

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皆坐

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自尊大也上遣橫海將

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

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

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棧終古斬徇北將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

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呂其邑七百人反

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呂其

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

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嫫侯師古曰繚音遼嫫音於耕反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

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呂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漢兵多軍名

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邳侯

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國略得此地為置吏築

障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

塞至泚水為界師古曰泚水在樂浪縣音普蓋反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

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

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

都王險李奇曰地名也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

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呂聞上

許之呂故滿得呂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

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于死所誘漢亡人滋多師古曰滋益也

又未嘗入見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長謂辰

韓之國也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論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

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之

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

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

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

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兵先縱敗

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

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

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

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

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

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人眾萬餘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

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

遂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

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

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

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

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廼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

師古曰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

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已故兩

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

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

右渠不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顯與專同今兩將圍城

又乖異呂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呂

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呂

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

滅吾軍遂亦呂為然而呂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

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并其軍呂報天子許遂左將

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

啖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啖音頰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

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

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廼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

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政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

子名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

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瀆清侯師古曰瀆音獲陶為秋首

侯音灼曰功臣表秋首屬勃海師古曰首音千餘反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呂父死頗有功為

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

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呂

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

東粵滅國遷眾絲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

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

何遭世富盛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追觀太宗填撫尉佗師古

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力反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七年諸侯朝于甯母管

來也言有禮或者則招集之特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書卷九十五

漢書九十五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為下卷

班固

上護軍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自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于

哀平有五十五國也

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

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自玉門陽關

孟康曰陽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阨塞也

西

則限巨蔥嶺

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上悉生蔥故以名焉

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

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又音徒見反

于闐

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

師古曰袤長也音茂

其水亭居冬夏

不增減皆自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

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

師古曰波河循

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

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師古曰氏音支

自車師

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

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徙也著音直畧反有城

郭田畜與匈奴易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匈奴西邊

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開賦稅諸國

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涇渭錯雜也及秦始皇攘卻

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為中國之竟界也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漢興至于孝武

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

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呂西師古曰呂今音鈴初置

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列四郡

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

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

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係護營田之事也呂給使

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呂西數國及破

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呂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

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

將眾來降護鄯善呂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

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

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

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音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披莎車之

地師古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察也動

靜有變呂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都護治烏壘城去

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

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

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

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巨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

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出陽關自

近者始曰姑羌孟康曰姑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姑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

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

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

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

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劔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貊髀音俾又音陞西北至鄯善

乃當道云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打泥城師古曰打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

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

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師古曰卻音丘畧反其字從尸尸音節下皆類此鄯善都尉擊車師

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

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

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籬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國

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苦其乾熟時正

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為律檉音丑成反民隨畜牧

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能作兵與姑羌同初武帝感張

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

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

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

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

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

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巨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封破

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蘇林曰浩音昊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

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

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

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

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捕得生口知狀呂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

詣闕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一責之簿音簿戶反對曰小國在大國閒不兩屬無呂自安

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為直亦因使侯司匈奴匈

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

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

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

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

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

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

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僮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

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艾後復為匈奴反閒師古曰閒音居竟反數遮

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

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呂賜外國

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

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呂王負漢罪天

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

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馳傳詣闕師古

曰傳音張戀反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

為鄯善為刻印章賜呂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相率

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祖而遣之師古曰為設祖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

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

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

願漢遣音居言反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音竹刃反呂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呂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師古曰打音鳥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

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陜西通打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打音鳥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打彌國王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

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羌北與扞獮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

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婁羌接北

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

出焉蘇林曰即中國河也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日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主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

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

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秣音鬱擊師

直加反急言之聲如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

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二百八十里

烏秣國王治烏秣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

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

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閒有白草累石為

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媛之為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能蹠足即去陽關五千

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百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

通巨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師古曰犍音鍾言反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

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

與皮山西南與烏秣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

師古曰耐音奴代反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隨畜

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二里南與烏秣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婁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即所謂釋種也塞音先得反自疏勒呂西北休

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櫬梓竹漆師古曰櫬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

錫曰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曰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曰錢文面

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

爵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爵實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執曰呼之沐猴即彌猴也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緗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眾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呂眾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

宅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己絕遠漢兵不能至

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

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末

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

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

琅音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曰絕域不錄放其

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

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

逆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曰不報恩

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

懷服凡中國所曰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師古曰

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慝音苦煩反比音頻寐反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

曰安西域師古曰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

西域師古曰累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

賈賤人欲通貨市買曰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

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衛反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

也乃斗解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曰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

讀曰飲次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疆漢之節餒山谷之

下並同閒師古曰餒飢也音能賄反乞旬無所得師古曰旬亦乞也音工大反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

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

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

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音一口反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尺六

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仕耕反嶸音宏行者騎步

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

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靡人墮執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

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

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

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

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於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

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

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屬賓北與撲挑西與犁靬條

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反犁讀與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

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瓶也音於龍反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

之巨為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也蓋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

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自條

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

曰莽莽乎野之貌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

屬皆與屬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者兩角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

黃有頰形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後音酸貌音倪拔音步葛反形亦頰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俗重安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

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巨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反絕遠漢使

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

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

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

弋屬賓同亦曰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

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膊身蹄似橐駝色蒼黑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華旁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焉

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畫其橫行不直下也華獨皮之不柔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

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

聯也音之欲反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巨大烏卵及犁靽眩人獻於漢

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

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

四十九日行南與屬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

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為封牛封音峯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

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也本居敦煌

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呂其頭為飲

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解在張騫傳都媯水北為王

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

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

曰同受節度也有五翎侯師古曰翎即翕字

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

千八百二里

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

千七百八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淩城師古曰淩音淩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

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四曰胘頓翎侯師古曰胘音許乙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

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

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師古曰樂音徒千反地師古曰樂音徒千反到卑闐城師古曰闐音徒千反去長安萬二

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師古曰越音徒千反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

一百四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

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所羈也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

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

湯發戊巳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

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二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

自己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

時非已兼有身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已失二國也漢雖皆

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

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已今言之結配身孫竟未有益反為中

國生事然身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

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音徒濫反都護吏至其國坐之身孫諸使下王及貴

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故為無所省已夸旁國

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已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

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

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已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大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

已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

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苦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

遠之國

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

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

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

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

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

一曰蘇靡王治蘇靡城

師古曰靡音下戒反

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

關八千二十五里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

二十五里

三曰窳匿王

師古曰窳音庚

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

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

五十五里

五曰與韃王

師古曰與音於六反韃音居言反

治與韃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

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千

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

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

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

大宛左右曰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

俗者酒馬者日宿

師古曰宿音讀

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

天馬子也

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

張騫始為武帝言

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日請宛善馬宛王曰漢絕遠大兵不

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

師古曰謂言辱宛王

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

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

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

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林蔡音千葛反後歲

餘宛貴人曰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古謂字相與由殺昧蔡立毋

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數

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求其物因風諭曰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颯宛

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曰天

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

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自宛已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

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

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

得漢黃白金輒已為器不用為幣自烏孫已西至安

息近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

送食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臥不敢留苦師古曰不敢留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

不市畜不得騎所已然者已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音千萬反故必市乃

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同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蔥領西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戶三百五

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

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

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

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

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

與蔥領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無人民西上蔥領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

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領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
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
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
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
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
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
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
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候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已便
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
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二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

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
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
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
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
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
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漢書卷九十六

漢書九十六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班固

上護軍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

去長安八

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

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

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

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楠

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

貌楠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

師古曰樹植也

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為彊國故服匈奴

師古曰言纒羈東與匈奴西北

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

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

師古曰言纒羈

東與匈奴西北

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

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歐煌間今烏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呂公主與為昆弟呂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自比於單于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疆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疆能為將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陁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陁音子侯陁太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曰必呂岑陁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陁昆莫與岑陁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呂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

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迺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呂馬千匹聘師古曰入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呂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呂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呂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呂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呂肉為食兮酪為漿師古曰食謂飯音飲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

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

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

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騎靡後

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各獵騎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騎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岑陬尚江

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各少夫公主死漢復呂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

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呂國與季父大祿子

翁歸靡曰泥靡大呂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

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次曰大樂為左

大將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

光皆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其侵

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

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

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欲隔絕漢

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

呂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

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呂下五萬騎從

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

長騎將呂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

虜獲還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

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呂漢外孫元貴靡

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

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曰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

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

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

主上迺召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

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

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盧侯光祿大夫惠為副凡持節者四人

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

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

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曰

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

竟未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召元貴靡不立而還信

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

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

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

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狂正下之狂

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

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

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犁檻車至長

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

服叩頭謝張翁粹主頭罵師古曰粹持其頭音材兀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

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

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

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

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

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曰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渠轉穀積

居廬倉曰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嫪師古曰音了嫪者慧也故曰為名能史書習事嘗持

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

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
曰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
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
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馮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
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
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
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
年也時年且七十賜曰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三孫因畱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尚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彌漢遣之卒百人送身孫焉

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曰賜金印紫綬曰尊輔大
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曰季父左大將
樂代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衆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為弟曰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
康居漢徒已校屯姑墨師古曰有戊巳兩校兵此直徒已校也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
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都護廉褒賜姑莫
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
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人牧
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將恐為
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曰兵討之而未能遣
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

秩靡為大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翎侯

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犁安

日之子名安犁靡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師古曰番

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曰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曰雌

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

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兼并

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

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曰為榮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曰

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二千五百口二萬

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

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十里南至越闐馬

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

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為名去長安八千

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

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

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

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

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

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

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卻胡君三人
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
墨接師古曰杆音烏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
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
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
海內虛耗正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已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
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曰東捷枝渠犂皆
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已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
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

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繒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臣愚已為可遣屯田卒

詣故輪臺已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已
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師古曰益多也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

宜因騎置已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
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就畜積為本業師古曰畜讀曰畜益墾溉田稍

築列亭連城而西已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嚴敕太守都尉明燄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

願陛下遣使使西國已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
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

孤獨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
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

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巨竟師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不能

終師旅疆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

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斯留甚眾師古曰斯留言其前後離

曩者朕之不明巨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

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

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與欲巨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

參巨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迺者巨縛馬書徧視丞相

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迺至郡屬國都尉

成忠趙破奴等皆巨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巨為欲巨見疆師古曰

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夸張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

龜著皆巨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又曰北伐

行將於蒲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

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

重合侯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

道及水上巨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

渴師古曰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隱者依深險是擾勞天

下非所巨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

使者明封侯之賞巨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且匈

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巨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今邊塞未正闌

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巨皮肉為利卒苦而漢火乏失亦上

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

集不得

師古曰言邊塞有闕出逃亡之人而止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 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 當今務在

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之至此復修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 呂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

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

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秋為富民侯呂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

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

臣屬於漢龜茲何呂得受杆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

桑弘羊前議呂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

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

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永能征

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

師古曰呂便宜擅發兵也

合五萬人

攻龜茲責呂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

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

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

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聞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

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

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

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呂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

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 畱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

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

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

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音于權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

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御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戶四十一口二

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

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

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輔國侯左右將

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音音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戶四百

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

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戶百九

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

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口百九

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

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

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

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

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允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

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

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

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

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

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

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戶四百五十口五

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

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

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

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

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

日鄉讀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

五里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

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

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

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

天漢二年呂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

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

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

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

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

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

增凡五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已

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

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師古曰憲將免刑罪人田渠

犁積穀欲已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憲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

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

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秋收畢復發兵攻車師

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

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

斬首略其人民呂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
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
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
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廼輕騎奔烏孫吉即迎
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呂
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
四夷常尊顯呂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
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
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廼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
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
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即就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
日廼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

閒曰河山

師古曰閒隔也音居竟反

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

公卿議曰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將張常惠也

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廼得出

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

書願雷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呂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

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呂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

遂呂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

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

師古曰烏孫遣其將

之貴者入漢朝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巳校尉屯田

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

來差近戊巳校尉徐普欲開呂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隄車師後

王姑句

師古曰句音鉤

呂道當為挂置

師古曰挂者支挂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挂於已故心不便也挂音竹羽反又音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

不曉巨柱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

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言牛羊豚

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啾師古曰啾音子侯反謂姑句曰矛

端生火此兵氣也利刃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今久

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

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巳

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

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

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

謝罪執二王巳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師古曰請免其罪也使者巳聞莽不聽詔

巨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

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曰鞮音丁奚反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

給使者牛羊穀芻麥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

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副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巳校尉刀護聞之

師古曰刀音彫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名埒音劣婁音樓

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

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盡率一國之眾也是

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

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刀護病

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

玄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肯叛匈奴

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即將

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為集火也分告諸壁曰匈奴十

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百四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

火難師古曰古然字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

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置不殺也止畱戊巳校尉城遣

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呂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

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呂良帶為烏賁都尉師古曰

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

護者芝音妻子呂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

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在

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二年廼遣五

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

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

部人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犁危須國兵為反聞還共

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

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為劉胡子鄧展曰劉音衫師古曰劉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劉轉寫誤耳

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

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

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

屬皆已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廼

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已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

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

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瑇瑁音代

瑯青感柯簷竹杖則開并柯越箭師古曰箭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

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璚瑁也蒲

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師古曰黃門鉅象師子猛犬

大雀之群食於外園師古曰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

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帳

一以甲乙大落呂隨珠和璧師古曰落天子負輔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

其中師古曰依讀曰表表如小屏風而畫為輔文也白設酒池肉林呂饗四夷之

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呂觀視之晉灼曰都

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

謂奢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

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人丈出水散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

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碣音大浪反及賂遣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

行首弋戰反視讀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推酒酷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

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因之呂凶年寇盜並起道

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呂末

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

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厄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

呂為此天地所已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

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

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

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

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呂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

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

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

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御走馬義

兼之矣亦何曰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前昔周公相成王滅褒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至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漢書九十六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班固

上護軍

漢書九十七

田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成法不用武功也非獨內德茂

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曰塗山師古曰禹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啓也而桀之放

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於是湯伐之遂放桀與末喜死於南巢殷之

興也曰有娥氏有娵師古曰有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商也娵音嵩娵音詵而紂之滅也嬖

妲己師古曰妲己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辯辭與於姦宄嬖幸於紂紂用其言毒虐衆庶於是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倒戈不爲之戰武王克殷致天之罰斬妲己頭縣之於小白

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師古曰姜嫄有邠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爲周始

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師古曰謂黜申后而致大戎舉僞烽而諸侯莫救也故易基乾

坤詩首關雎師古曰基亦始書美釐降師古曰釐理也尚書堯典稱舜之美云釐降二女于媯

春秋譏不親迎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年紀履須來迎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

人道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禮之用唯昏姻爲兢兢師古曰兢兢戒慎也夫樂調而四

兼之矣亦何曰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至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魏書卷之四十四

漢書九十六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班固

上護軍

漢書九十七

田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成法不用武功也非獨內德茂

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曰塗山師古曰禹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啓也而桀之放

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殷之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於是湯伐之遂放桀與末喜死於南巢殷之

興也曰有娥又有嬖師古曰有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商為殷始祖有嬖氏女湯妃也娥音嵩嬖音詵而紂之滅也嬖

妲已師古曰妲已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辯辭興於姦宄嬖幸於紂紂用其言毒虐衆庶於是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師倒戈不為之戰武王克殷致天之罰斬妲已頭縣之於小白

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師古曰姜嫄有邠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為周始祖也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為周始故易其乾

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師古曰謂黜申后而致大戎舉偽烽而諸侯莫救也故易其乾

坤詩首關雎師古曰基亦始書美釐降師古曰釐理也尚書堯典稱舜之美云釐降二女于媯

春秋譏不親迎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年紀履須來逆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

人道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師古曰兢兢戒慎也夫樂調而四

女以成其德

師古曰倫理也

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師古曰與人能弘道末如命

何師古曰末無也論語載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稱子路曰道之將興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察其如命何故引之甚哉妃匹之愛君不

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矣

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姓生也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

罕言命蓋難言之師古曰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希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

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讀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實乃大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

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后為稱取象二儀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差也長使少使主供使者至武帝制健仔姪娥俗

華充依各有爵位師古曰健言接幸於上也仔美稱也姪娥皆美貌也俗猶言奔奔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序也健音接仔音子字或從女其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凡十四等云師古曰除皇后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健仔視上卿比列侯姪娥視中

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耳俗華視

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耳大上造第十六爵美人視二千石比

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造第十五爵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第十二爵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

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

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

五官巨下葬司馬門外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

而異之乃呂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

石石日食一斗二升

服虔曰陵上

司馬門之外

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

師古曰中更第十二爵

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
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曰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
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
畱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畱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曰幾
數音所
角反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畱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
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
侯次兄釋之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
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
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莫常與死
為伍師古曰與死
罪者為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女讀曰
汝此下皆同太后聞之大怒
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
乃亦汝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
還猶今言三回也趙
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

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

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鳩飲之遲帝還趙王死

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精以
藥熏耳令聾也瘖不
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也飲
二反解在高紀
音於藥反瘖音於今反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蹋鞠之域
謂窟室也鞠音巨六反名曰人彘居數

月迺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

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

泣不下師古曰泣
謂淚也畱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

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古曰解猶
解說其意陳平曰何解辟彊曰

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

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師古曰
脫免也丞相

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師古曰說
讀曰悅呂氏權由此起迺立孝

惠帝

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其王恢師古曰

日共讀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師古曰台音士來反台弟產為梁

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

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下

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呂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

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

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

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

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

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

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

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為皇后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

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迺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

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生之母也並音于偽反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

亂迺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

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而呂祿女為皇后欲連根固

本牢甚師古曰牢堅也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

山淮南濟川王皆呂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置置也

北宮在未央宮之北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

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之縣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

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

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

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曰其國為郡而

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

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

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皇靈臺此兩美人侍相

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曰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

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

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

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曰希

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

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

迎立代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太后母

亦前死葬櫟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

家長丞曰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

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

迺召復魏氏師古曰優復之也復音方目反賞賜各曰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

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一歲太后乃崩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

所謂薄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呂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

呂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

師古曰如往也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立遣宦者吏謂宦者為伍而主發遣宮人者也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

者不欲往相彊迺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師古曰嫫音匹昭反孝惠

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

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

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王後更為梁王是為梁孝王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音王喚反於是薄太后廼詔有司追封

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

守比靈文園法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

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募

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師古曰厭音一甲反少君獨脫不死師古曰自脫免也

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其主家也之往也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

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師古曰墮憶謂憶

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

其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

乃去師古曰乞沐具而為之沐沐訖又飯食之也飯音扶晚反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廼

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

師古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又復放呂氏大事

也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

退讓君子不敢自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

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

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

俠喜士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

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

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

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合葬霸陵遺詔盡呂東宮金錢財物賜長

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呂為

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

也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

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

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

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

曰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

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

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

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

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

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反此下皆同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

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

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

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師古曰趣音曰促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

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言

遂索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

王夫人為皇后師古曰卒終也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

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字音皆同生四男兒姁早卒四

子皆為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次南宮公

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慮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

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

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

仲為共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

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初皇太后徵時所謂金王孫生

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言隨流俗而在閭巷未顯貴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帝

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

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

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

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

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

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

元朔二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為

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

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

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

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

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

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德義之序而妄祝詛也不可以承天命其上

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

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

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為

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侯反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

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還過平陽主主

見所待美人師古曰侍儲侍也侍音丈紀反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師古曰說皆讀曰悅

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如淳曰以帷帳障尊者也晉灼曰代侍五尚之衣師軒中得

幸

師古曰軒謂軒車

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

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

師古曰拊謂摩循之行矣猶今言好去

強飯勉之

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

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

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

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

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皆襁褓中皆

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

將軍青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皇

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

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鉤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互也音王衛反衛后立三十八年遭

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

敗太子入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

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栢

師古曰瘞癘也桐栢亭名也瘞音於例反

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諡曰思后置園邑

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

師古曰葬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地在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

師古曰倡樂人音昌

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

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

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

國佳人難再得

師古曰非不痛惜城與國也但以佳人難得愛悅之深不覺傾覆

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

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

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

夫人配食

師古曰緣因也雅意素舊之意

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

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
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
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媼見帝師古曰
謂不嚴飾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師古曰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
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歛歛而
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鄉轉面而嚮裏也歛音虛歛音許既反於是上不說而起師古曰說讀曰悅夫人姊妹讓
之曰師古曰讓責也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
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且容貌之好得從微
賤愛幸於上夫且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愛弛則恩絕上
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師古曰孿音力全反又讀曰戀今見我毀壞顏
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
上且后禮葬焉其後上且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

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幄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
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見之狀定是夫人以否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
姍行貌音先安反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
美連娟以脩媵兮師古曰媵美也連娟嬌弱也媵音五娟音一全反命櫟絕而不長師古曰櫟截也音子小反飾新
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貯與佇同佇待也泯然滅絕意慘鬱鬱其蕪穢兮
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師古曰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
自慘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翳也修長也陽明也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亾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桂枝
芳香亦喻夫人也潛音千感反淚音辰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曩託沈陰以曠久兮
惜蕃華之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曩與曠同未央猶未半也言年歲未半而早落蕃華故痛惜之蕃音扶元反念窮極之不還
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窮也相羊翱翔也幼音一小反相音襄函菱莢以俟風兮芳雜

賦擬行

襲以彌章李奇曰疾音敷孟康曰襲音緩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華含蕊敷散以待風也師古曰雜襲重積也的容與以猗靡兮縹

飄姚虐愈莊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的然盛美雖在風中縹姚愈益端嚴也師古曰縹音匹妙反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

視而娥揚師古曰追述平生歡宴之時也娥揚揚其娥眉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晉灼曰包藏也

宵寤夢之芒芒師古曰言絕接狎之驩而遂離別也青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芒音莫郎反驩接狎以離別兮

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衰回以躊躇師古曰躊躇住足也躊音躊躇合韻音丈預反執路

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師古曰荒音呼廣反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師古曰屑然疾意也以日為喻

故言西征師古曰流波言恩寢淫敞菟寂兮無音師古曰菟音悅字思若流波怛兮在心師古曰流波言恩

音丁曷反亂曰師古曰亂理也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孟康曰佳俠猶佳麗嫉妬關葺將安程

今師古曰言嫉妬關葺之徒不足與夫人為程品也關葺眾賤之稱也關音吐攢反葺音入勇反方時隆盛年天傷兮師古曰傷合弟韻音式向反

子增欷沔沫悵兮應劭曰弟夫人弟見也子昌邑王也孟康曰沔沫涕洟也音灼曰沫音水沫面之沫言涕淚沔集覆面下也師古曰沔音說是也悵惆悵也沔音烏

淅下也沫音呼內反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師古曰朝鮮之間謂小兒泣不止名為喧音許遠反嚮不虛應

亦云已兮師古曰嚮讀曰響響之隨聲必當有應而嫫妍大息嘆稚子兮孟康曰

被歔歔不見帝哀其子小而孤也晉灼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嫫冥嫫冥猶嫫妍也師古曰嫫音在消反

知上必感念之也師古曰慟慟哀愴之意也慟音劉慟音栗

仁者不誓豈約親兮如淳曰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為恩施豈有親親而反當以言約乎

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師古曰死者一往不返情念酷痛重以此心為信不有忽忘也信合韻音新去彼昭昭就冥冥

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室之庭也復音扶目反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武鈞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

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

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官刑為中黃門死長

安葬雍門師古曰雍門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去長安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鈞弋宮

師古曰黃圖鈞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也

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鈞弋子任身十四月廼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廼命其所生門曰

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曰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鈞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

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眾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

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顛恣亂國家猶與久之師古曰與讀白豫鈞弋健仔從

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古曰譴責也音口羨反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土俗人呼為女陵後上

疾病乃立鈞弋子為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

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鈞弋健仔為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為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

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

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武

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連也

音之欲反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廡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

師古曰見謂呈見之音胡電反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

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誠實也言未卒泣數行下上

以為忠由是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

軍太僕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

桀為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

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其養

帝師古曰其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蓋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師古曰子客子之賓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大

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

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為尚幼不聽

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

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時得入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

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

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為騎都尉

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甫始也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

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

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

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為丁

外人求侯師古曰守求請之及桀欲安官祿外人師古曰不由材德故云安光執正皆不聽又

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闖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

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

重德蓋主知燕王曰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于燕

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

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

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引此言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陛下獨

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

問光光執不許又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

恚師古曰寢漸也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

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且用皇后為

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此百世之

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

后自年少不與謀師古曰與讀曰預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

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

私奴婢守桀安冢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安冢並在霍光冢東東去夏侯勝冢二十步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

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絀多

其帶服虔曰窮絀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後宮莫有進者皇

帝師古曰窮絀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後宮莫有進者皇

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兄恭巨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巨附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巨舊恩封長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子丹巨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諡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媪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媪媪言名妾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師古曰蠡音禮年十四嫁為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廼始婦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廼始曰子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為翁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即今之絹也音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

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

之媼卽與翁須逃走之平鄉師古曰仲卿載迺始其求媼媼惶急將

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不嘗得其聘幣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

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當

之柙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盧奴東北二十里媼與迺始之柙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

我欲爲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訟理不實行翁須曰母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聽之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

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可安也自言無益也媼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

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媼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

留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糶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

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

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

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

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也宣秦王媼悼后母明白上

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則巨鉅萬計頃之制詔御

史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巨博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爲湯沐邑

封舅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巨本始

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

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

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本號廣明故戾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

邑奉守改曰奉明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爲大司馬車騎

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

上甘泉誤取它郎輦巨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

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後爲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分搜索罪

人也索音 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引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

山容反 師古曰殿中廬禁所止宿廬舍在 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師古曰須得此繩索者用為築之反具 廣

漢坐論為鬼薪掖庭後為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

孫與廣漢同寺居師古曰寺者掖庭之官舍 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

敗賀坐下刑巨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巨女孫

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

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巨女安世怒曰曾孫迺衛太子

後也幸得巨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

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臨也歐音鳥溝反

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師古曰將領自隨而行卜 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

許嗇夫有女迺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召嗇夫飲酒也 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

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材下劣尚作關內侯書本或無人字 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

怒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 廣漢重令為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結婚如重音直用反 遂與曾孫一歲生元

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健仔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

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服虔曰儀音螳晉灼曰儀向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謂附向之 亦

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健仔為皇后既立

霍光巨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

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內其女 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

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

過辭霍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人行乃行入宮也 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

辟左右師古曰辟音關謂屏去之 字謂衍少夫幸報我巨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晉灼曰報我以事謂求池監也 我

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謀弒許后事 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

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巨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反 衍曰何

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為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反 今皇后當

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

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師古曰與眾醫共難治

毒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

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人長定宮皇后免身後

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巨飲皇后晉灼曰大丸今有頃曰我頭岑岑

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師古曰懣音衍出

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亦未敢重謝衍師古曰恐人知覺之後人有上書告諸醫

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巨狀具語光因曰

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

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許后立三年而崩諡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

為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之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後五年立皇太子廼封太子外祖父

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

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侯無子絕葬

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巨延壽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淳于衍陰

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師古曰謂縫作嫁時衣被也為音于為反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

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

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巨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

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舉駕侍

從甚盛賞賜官屬巨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燕

師古曰顯與專同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

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子反

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
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壻昆弟謀反發覺皆
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
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巨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
臺宮師古曰在
上林中後十二歲徙雲林館廼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初
地名在藍田
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巨功伐封侯居位宣帝巨光故封
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孝宣王皇后其先高
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
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
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為婕妤
是時館陶主母華婕妤師古曰華
音戶化反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

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

師古曰許后所
生故曰許太子幾為

霍氏所害

師古曰幾
音巨依反

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

為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為邛成侯立

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

年奉光薨諡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

帝崩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食邑

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

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邛成太后

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

師古曰雖同
坐北而別為

墳王后陵次宣帝
陵東故曰東園也

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

師古曰質
讀曰贊

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

惟邛成共侯

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西也鳳也
氏國也

漢書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班固

上護軍

漢書九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

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頃侯禁禁
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

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
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即其一也

外戚莫盛焉

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悲哀
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曰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
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權說狀師古曰說
讀曰悅元帝喜
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
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曰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
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曰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

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忤違也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

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

欲專委任鳳廼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且吏職自繁師古曰繁古累字也

音力賜黃金二百斤且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

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

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

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廼上疏曰妾誇

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感也誇音夸糲音刺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

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

穢不修曠職尸官師古曰洿與汗同曠空也尸主也安主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

之誅不足且塞責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

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竟寧以

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

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上音時掌反可覆問也師古曰覆音芳目反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

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音灼

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

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始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

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

師古曰此言謂家吏之言幸得賜湯沐邑且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

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

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吏乃謂衣服處置一如之也被音皮義反設妾欲作

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且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

備因云詔書不許也

勝師古曰官吏奄人為皇后幸妾尚貴時猶且不急事操人師古曰尚貴時謂昔

也音于高反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

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

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

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賀易其中師古曰託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左

右多竊怨者甚恥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

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若謂如

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芽言其初始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

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

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師古曰端正也言

竟寧前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眾故時酒

內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

百斤耳蘇林曰宣帝美人也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當多事率眾

多不可勝曰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侯自見索言之師古曰侯待也自見

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曰報曰皇帝

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眾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

變與師古曰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莫若日蝕大白漢興

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師古曰與諸侯

相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

相大臣衷誠秉忠唯義是從師古曰衷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

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郵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師古曰鄉

師古曰惡於何也上官上言桀安也博陸博

樹皆鸞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

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師古曰微無也猶言

非也塞日者建始元年正月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

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

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

保全者師古曰視讀曰示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師古曰著明也至其九月流星

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鈞陳此又章顯前尤著

在內也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

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陳持弓也夫河者水陰四

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阜曰陵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

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

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咲古笑字也咷音桃解竝在谷永傳

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郵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

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

君若牛亾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

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

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巳亥日蝕東

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既故詔引以為言也索音先各反巳猶戊

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巳戊皆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巳虧君體著絕世

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眾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

形之禍月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師古曰寢甚也婁古婁字咎敗灼灼若此豈

可已忽哉師古曰灼灼明白貌也忽怠忘也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師古曰形音弋中反祖巳曰惟

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日成三德師古曰解竝在谷永傳即飭

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謂祖已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飭與教同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

大長秋來白之

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

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

過直古今同之

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

且財帛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

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且不

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曰約失之者鮮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

此者少也鮮音先踐反

審皇后欲從其奢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

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

舊之非者何可放焉

師古曰放音甫往反

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

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師古曰事見論語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名損

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乎

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亂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

孝文皇帝朕之師也

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

以踰乎

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心秉德

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

師古曰稱副也

減省羣事謙約為右

師古曰以謙約為先

其孝東宮毋闕朔望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

推誠永究爰何不臧

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子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

養名顯行巨息眾謹

師古曰謹謹眾議也音許元反

有法焉

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

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

盛其後比三年日蝕

師古曰比頻也

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

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

師古曰佑助也

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

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詭後宮有身者王美

人及鳳等

師古曰詭古詛字

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

廢處昭臺宮

師古曰在林苑中

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

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

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

後九年

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

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

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

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嬀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

曰嬀者后姊之名也音靡因為之小妻長給之曰師古曰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為左

皇后廢后因嬀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諄謾師古曰詩

嬀汗也諄音布丙反謾與慢同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

道殿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

蛾與俄同古字通用為婕妤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音有男

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反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近音鉅斬反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今有班婕妤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內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

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益失之矣每進見上疏

依則古禮師古曰則法也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

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

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隄越禮制寢盛於前師古曰隄與踰

同寢漸也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

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

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師古曰論語載子夏對司馬牛之言也修正尚未蒙

福為邪欲巨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如其無

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

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上許焉婕

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

靈師古曰何任也負也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蒙聖皇之渥惠

今當日月之盛明師古曰揚光烈之翕赫師古曰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

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師古曰每寤寐而索息兮申佩離且自思

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哀哀閭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

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奴之母周師古曰皇娥皇英女

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

今仍繼祿而離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師

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掩莫而昧幽師古曰掩與暗同

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

奉其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一日流

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曰共音居容反酒音

今依松栢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重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

清應門閉兮禁闔扃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

綠草生師古曰若水氣所生也萋萋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師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綵兮純素聲師古曰感動也言風動發

君兮履綦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

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

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

今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師古曰享當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

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綠衣詩鄆風刺妾上僭夫人失

崩健仔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

各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

師古曰

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

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成帝嘗微行

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召入宮大幸有女弟

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

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大

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為皇后追

呂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

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

一再著漆者謂之髹漆抽即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切皆銅省曰黃金塗師古曰

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鈺璧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璧帶璧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璧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鈺若車鈺之形也其鈺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鈺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顯寵十餘年卒

皆無子師古曰顯與專同也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

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

王衍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昏夜平

善鄉晨傳絳韞應劭曰傳著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傳讀曰附絳古袴字也韞音武伐反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

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

曰皇帝暴崩羣眾謹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

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

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

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

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師古曰業音掾

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言其姓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斬

也皆不言其姓

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斬

也皆不言其姓

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徧臧兼等皆曰

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

相與為夫婦各對食甚相妬忌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

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

曰乳產也音而具反下皆類此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師古曰綈厚繒也綠其色也方

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勝耳綈音大奚反封御史中丞印子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

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

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

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

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

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

奏人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

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愴也服虔曰愴直視貌也師古曰愴音丑庚反字本作愴其音同耳武居

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

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

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有裹藥一枚赫蹏書孟康曰蹏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鄧展曰赫音兄弟闕牆之

闕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音灼曰今薄小物為闕蹏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

復人女自知之師古曰女讀曰汝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

下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今兒安

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謂太后宮飲藥死後

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女讀曰汝寧自殺邪

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曹輩也即自繆死晉灼曰繆音繆縛之繆鄭氏曰

自繆也師古曰繆絞也音居虬反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宮長李南以詔

前漢九十七下

書取兒去

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

不知所置

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

許美人前在上林

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

師古曰或暫入或留止也

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

御幸元延二年裹子

師古曰裹本懷字

其十一月乳

師古曰乳謂產子也音而樹反其下亦同

詔使嚴持

乳鑿及五種和藥丸二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

常給我言從宮中來

師古曰給誑也中宮皇后所居

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

許氏竟當復立邪

晉灼曰昭儀前受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

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

對以手自擣

師古曰對怒也擣藥也對音直類反

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

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

為

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

殊不可曉也

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

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

知是不食為何

師古曰何為不食也

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

師古曰女讀白汝次下亦同

今美人

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

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巨

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

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

美人巨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

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

子解篋緘未已

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

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

儀在須臾開戶嗾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

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巨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

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

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為庶人

師古曰嬪嬪音嬪

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

師古曰言未大歛也

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

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巨大婢羊子等賜子

業等各且十人巨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元延二年五

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

師古曰姓吾丘名遵

掖庭丞吏巨下皆與昭儀合

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

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恐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掖庭中御幸生

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

者錢不足計事師古曰者讀曰嗜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

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

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

大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

天下曰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

人謂哀姜也予謂許子也解其在五行志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

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曰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

尤諄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幃幄師古曰近音鉅斬反

羣下寒心非所曰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曰下議正

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

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次

下亦同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玉季即文王之父也知

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曰崇聖嗣卒有

天下師古曰卒終也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曰尊號追

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

繼嗣不曰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未晚暮也萬歲言晏駕也

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師古曰者讀曰嗜少主幼弱則

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

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

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曰安

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

室者也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師古曰演廣也音長善反迺反覆校省內暴露

援音爰

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開宴之私也覆音芳目反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

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

不合衆此廼孝成皇帝至思所目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

目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庸庸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

君父之美匡扶銷滅既往之過師古曰揀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

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巨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

已訖廼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音居謁反此臣所深痛也願

下有司議卽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

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

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

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

歸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銜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

莽曰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

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曰違宗廟諱天犯祖師古曰諱違也祖先帝也無為天下母

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

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師古曰請謂也濶猶闕也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

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其下並同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

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

所割也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

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

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

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鏃也師古曰鏃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為魏郡鄭翁

妻生男惲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

卽位立爲僖仔甚有寵爲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

酌地皆祝延之

師古曰酌以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平也酌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

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

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旣重傅僖仔及馮

倜仔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呂二人皆有子爲王上

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呂印綬在倜仔上昭其儀尊

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

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傅太

后躬自養視旣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

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曰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

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

定陶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爲太子語在哀

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

傅閻崇以爲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

師古曰王父謂祖也

爲人後之禮不得

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

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

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

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

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丞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

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

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亦養太子獨不得

成帝崩哀帝卽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

昌侯董宏希指

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

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

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廼白令王太后下

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

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后為皇太后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為皇太后竝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傅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讀曰仲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為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為陽信侯追尊惲為陽信節侯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

餘人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竝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始祖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家在山

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為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為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傅以一二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師古曰王國大車之詩也穀生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

而許之師古曰事見禮記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亾如事存帝太后宜

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

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

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

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至葬渭

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師古曰璽謂挾之以自隨也不

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

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家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后以為

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葬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椁作冢師古

曰致謂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

戶火出炎四五丈師古曰炎音弋瞻反吏卒以水沃滅廼得入燒燔椁中器物

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

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勝妾也臣前奏請葬

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言高本傳也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

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勝妾之次奏可既開傅

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

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

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師古曰以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

丁姬穿中師古曰穿謂幄中也丁傅既敗孔鄉侯曼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

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

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傅氏女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

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曼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

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師古曰坐音材臥反諱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

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健仔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健仔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伏出圈師古曰伏攀字與逸同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健仔直前當熊而立左

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健仔對曰猛獸得人而止

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

皆慙明年夏馮健仔男立為信都王尊健仔為昭儀元帝崩為信

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

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

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青病孟康曰災眚之青謂妖病也服

視數禱祠解師古曰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鑿治中山小王

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

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

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亥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

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洛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

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洛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

中謁者令史立

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各立

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

太后指幾得封侯

師古曰幾讀曰冀

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

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鑿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鑿修氏刺

治武帝得二千萬耳

師古曰刺治謂箴之

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

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

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

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

師古曰效徵驗也

迺飲藥自殺先未死

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

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

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弁為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

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

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

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徙

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為

宣帝健仔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健仔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

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

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

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顛國權懲丁傅行事

師古曰懲創艾也

以帝為成帝後

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

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

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

三妹謁臣號修義君哉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

師古曰鬲音歷

食邑各

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

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傳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幾讀曰冀莽白太

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

傅太后丁姬諄天逆理上譖位號師古曰諄違也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共王

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故此文引之也侮古侮字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

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天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音直用反竟令

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其王祭祀絕廢精魂

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

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

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

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

增傅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

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山王

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黜其唯衛后在師古曰中山王莽篡國廢為家人

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

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

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

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

采師古曰官為少府姓宗伯各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

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

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積積謂裝績

之若今之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

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

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恭第以豐歆授皇后璽紱師古曰紱所登車

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音頻面反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

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

三公以下至駙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

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

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

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

皇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

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嫕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嫕靜也音烏計反自劉氏

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奔自謂

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豫飾將鑿往問疾師古曰

后大怒答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

遂不復彊也及漢丘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目見漢家自

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師古曰

夫女寵之興絲至微而體至尊師古曰

窮富貴而不矜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

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

皆天折不辜而家依托舊恩不敢縱恣是目能全其餘大者夷滅

小者放流烏喙鑿茲行事變亦備矣

小者以事... 卷六十七下

... 卷六十七下

... 卷六十七下

... 卷六十七下

... 卷六十七下

... 卷六十七下

... 卷六十七下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西川屯國... 氏國...

漢書九十七

